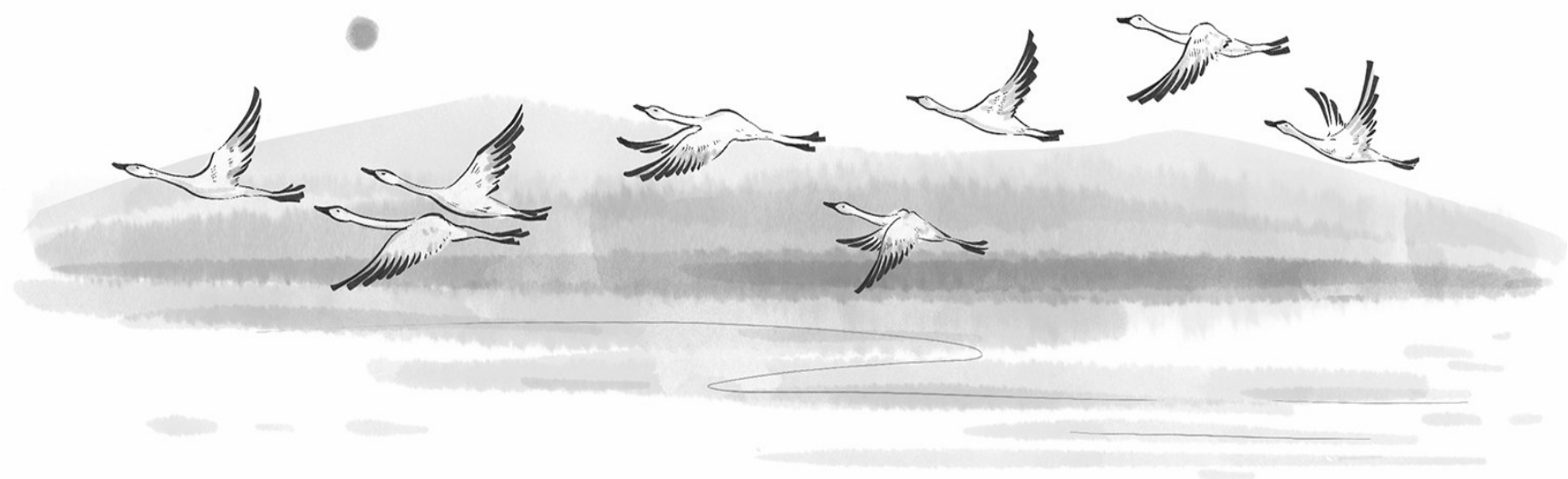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等你在洞庭之西

□ 徐虹雨

每到秋天，北雁南飞，迁徙的鸟群从寒冷的西伯利亚等地出发，跨越山海，来到鄱阳湖、洞庭湖等地，赴一场冬天的约会。它们与我的家乡——西洞庭湖，有着千百年前就许下的生命约定，每年都回家探亲。

那漫长的迁徙旅程，鸟儿们以什么为导航路标而不迷失方向？那艰难的生命迁徙，它们又以什么为基因密码而代代延续？这都让我感到一只鸟生命的不易与伟大。风尘仆仆、远道而来的它们，既是久别重逢的远客，更是年年回家的归人。

候鸟们选择停驻的家园，往往拥有面积庞大的湿地生态系统，水浅滩多，水浸为湖，水落为洲，并且水草丰美，鱼虾丰富，气温适宜。洞庭湖，便是这样的家园。

西洞庭湖湿地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已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。据统计，多的时候，西洞庭湖湿地一带有4.5万只鸟儿安营扎寨。还有一些原本要迁徙的鸟儿恋上这里，慢慢地选择定居，成为留鸟。

为了把这个大家庭营造得更加舒适，让鸟群安心生活，当地改变落后的渔猎耕种方式，退耕还湖，拆除围网，关停污染企业，禁止滥伐滥捕，清理湿地“抽水机”欧美黑杨……随着生态环境的优化，西洞庭湖湿地吸引了青头潜鸭、东方白鹳、白头鹤、“鸟中大熊猫”黑鹳等珍稀鸟类前来落户。如今，整个湿地有鸟类207种。

在西洞庭湖湿地观鸟，不惊悚那些美丽的精灵，逐渐成为观鸟人、爱鸟者的共识。人们常常会选择青山湖候鸟苑去接近它们。此处鸟的数量与种类都很多，而且有鱼鸟博物馆、清水游道、观鸟亭。

鱼鸟博物馆陈列着众多鱼鸟标本。如同时光凝固，那些鱼鸟保持着或游弋或飞翔或漫步或觅食的姿态。一艘渔船上，鸬鹚立于船头，凝视着湖面，仿佛一有动静就会一个猛子扎下去。一群群绿头鸭、绿翅鸭漫步湿地，优哉游哉。头顶，一只只鹤展开翅膀飞向蓝天。这些昔日的精灵，以另外一种方式在这里延续生命，成为一本鲜活的科普书籍。

博物馆内还有一处室内观鸟台，放置着几台望远镜。观鸟台外，就是宽阔的青山湖。透过望远镜，我清楚地看见灰色的湖滩上布满鸟儿，星星点点。这些鸟的鸣唱，仿佛透过镜头传递过来，呼唤着我赶紧走到户外，走到鸟的世界里去。

博物馆外有亲水游道，往湖的更深处延伸。游道上设观鸟亭，从亭中观鸟，不远处那些星星点点的“黑点儿”看得更清楚了。将镜头调整到合适位置，还能看见它们翅膀上不同的花纹。

瞧，数量最多的是螺纹鸭。它们的尾羽向后卷，羽毛上有螺旋状纹路，湖面到处都能见到它们灵动轻盈的身影。看，那是珍稀的白鹤。它们

羽毛洁白，颈长腿细，无论是漫步水滩还是展翅飞翔，都十分优雅。快看，还有美丽的小天鹅。它们纤细的颈部弯成弧线，仿佛是书写在湖面的温柔诗行。

还有一些黑色的鸟，栖息在稍露出水面的树桩上，有时一动也不动，有时飞起换个木桩再停下。那些黑色的小身子，如同五线谱上的音符，演奏着灵动的曲子。还有一群群的鸟在空中打着圈，不知疲倦地飞，如同在跳一支空中圆舞曲。

观鸟亭上，我们安静地观鸟，连呼吸都仿佛长出了翅膀，变得轻盈、温柔，生怕稍微重一点就会“惊起一滩鸥鹭”。一些不怕人的鸟却会弄出动静来，腾空而起，向我们飞来，停留在观鸟亭附近来观我们，仿佛是鸟群派出来的侦察兵，侦查一番后见没有敌情，便又返回鸟阵。

观鸟亭四周空旷，风从不同方向吹来，似乎也把不同方向的鸟鸣带来了过来。那些声音，有脱颖而出的独唱，有酝酿已久的合鸣，还有快慢不均、长短不一的对白。听鸟，也是一件乐事。

如果要看天鹅舞，最好的观鸟地点则是西洞庭湖湿地的腹地——目平湖。多的时候，几千只小天鹅云集于此，将目平湖变成了天鹅湖。

去目平湖，需要乘船。船要穿行于迷宫一样的“青纱帐”。这是一片野生芦苇荡，宛如青纱帐，将与天相

接的西洞庭湖割成无数个小迷宫。秋冬时节，成熟的芦苇不再如剑挺立，而是温柔地顶着毛茸茸的芦花随风舞蹈。风在芦花尖上跳舞，有时还会引几只鸟儿来伴舞。它们歇在芦苇上，悠闲地随着芦花的舞蹈而摇曳。我们放缓了节奏，生怕船行的动静扰乱了它们的合舞。

船，在清澈的湖面上划出一道波纹。船，仿佛也变成一只鸟，拖着长长的凤尾，飞行在湖面上。

在湖上，我们还遇见西洞庭湖湿地保护协会的志愿者们正在巡湖。这些志愿者多为当地渔民。刘克欢是协会会长，还当选为首批洞庭湖“民间湖长”。他自掏腰包，买来铁船和旧皮卡车，组织协会会员清理湖面垃圾，并及时救助受伤的候鸟。有一些鸟，他时常在老地方见到它们，慢慢地熟悉了它们的习性。“这几年，我看着它们长大、成家、孵出幼鸟，真的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。”

连续20多年，我来西洞庭湖观鸟，也逐渐熟悉了刘克欢。每到候鸟开始迁徙，他便会到洞庭之西发来邀请：“鸟儿开始回来了，你回来不？”当然回！

每到这个时节，一群群候鸟仿佛是远行的游子，开始踏上回家的路，在家里过年，到来年3月再出发。

我就在洞庭之西，等待远归的“家人”。

多云的清晨，我在福州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等待潮起。

闽江入海口，生态良好的大片湿地成了候鸟迁徙的重要站点。南方气候模糊，候鸟的到来标志着闽江进入了秋天的刻度。翻滚的潮来去匆匆，每天都有大量鱼虾在此搁浅，滩涂像餐桌，鸟叫声越来越热闹，斑嘴鸭、苍鹭、黑水鸡……

有些鸟儿躲进了沙洲上的草树丛，渺无踪迹。昼出的鸟儿们迎风而起，成群地在急促的风里扇动羽翼。滩涂上还有些稀疏的黑点，零星散布的鹬鸟或勤勉地翻动淤泥，或懒散地一动不动，不仔细瞧，很容易把它们误认成刚冒头的水草。

潮水尚不见踪影，裸露的滩涂上已经浮出条条湿痕，像母亲刚睡醒额上的抬头纹。一只小天鹅停在其中一条湿痕上，水很浅，也不宽敞，于是它将黑色的蹼缩进白羽，一动不动地静候着“水涨船高”的时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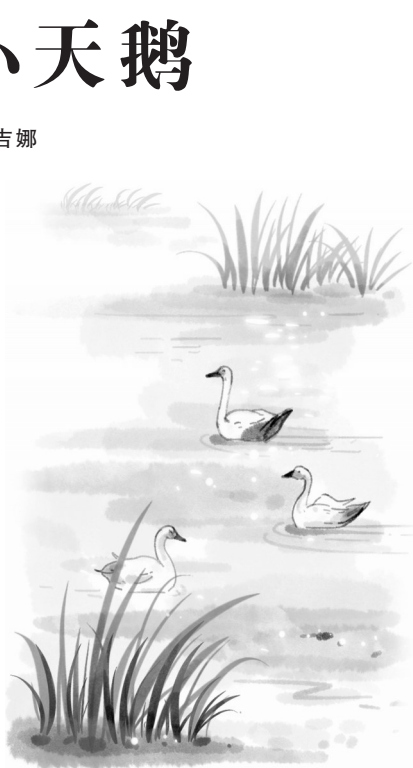
我注意到它，是因为一道努力穿过云隙的阳光。云层盖得四周昏暗，滩涂、沙洲、河水人眼皆是灰调。光唯独怜惜它，恰好照在它修长的颈上。小天鹅长出了一片金羽，熠熠生辉，让人移不开眼睛。

在我的注目下，小天鹅缓缓曲颈，把喙前缘的黑斑没进水里，喙后端规则的明黄色斑块则倒映在水面，晕染出另一块“阳光”。河口多风，它洁白的羽毛被风吹乱几缕。不多时，云层重新把天空盖满，小天鹅身上的光点消失了。我忽然想起，我曾经是见过小天鹅的。

进入新千年，父母在福州长乐工作过。白天忙碌，只有晚上清闲。有一天，他们兴冲冲地带我到闽江入海口赶海。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，夜里大潮后，潮水追着远洋跑。退潮后的滩涂满是母亲河的馈赠，青口贝、辣螺、蛤蚶赤裸裸地躺在泥地上。最好玩的莫过于有一个巨钳的招潮蟹，我拎着它大大的钳子，好奇地问母亲：“为什么它是独臂侠呀？”

母亲答不上来，父亲也是，最后他们用招潮蟹生来如此搪塞了我。那天是秋夜，天气微冷，但滩涂上很热闹，因为来客不只有人，还有各种各样我当时叫不出名字的鸟类。它们并不怕人，肆意地在离人不远的湿地上翻找食物，甚至有一片灰白色的翅膀扇过了我的脑袋。

鸟儿可能也不懂招潮蟹特殊的原因，但它们知道招潮蟹的美味。我一个没注意，抛远放生的招潮蟹就被一只嚣张的鸟抓走了。现在想想，那大



概是一种鹬鸟。

我来不及伤心，因为母亲突然在一丛近泥地的咸水草里发现了什么，惊喜地招呼我们过去看。我凑近，看见一幕宛若梦中的场景：十几米外，一只雪白的天鹅卧在咸草丛中，它比公园里的天鹅要小许多，颈弯曲成月亮的弧度，黑黄色的喙被月光镀上鎏金的光泽。我捂住嘴巴，静静地欣赏，生怕惊扰它，可过了一会，它还是飞走了。

长大后，我才知道，天鹅也有两种。那天的天鹅，应该是有别于大天鹅的小天鹅。每当秋天来临，成群的小天鹅从越来越冷的北方南下，在闽江河口温暖的湖泊、湿地停留越冬，或向更南方飞去。

母亲口中的咸水草，学名叫短叶茳芒。如今，当年零零星星的草丛已经扩散为一大片一大片覆盖沙洲的“咸水草原”。红树林不遑多让，涨潮时分，让河口多出一块块小绿岛。鸟类和植物有着世代不必言说的默契，候鸟们在植株间安家，植株靠候鸟留下的养分茁长，生灵和生灵相互依存。

我从记忆里回过神来，刚想再看小天鹅，才发现潮水不知什么时候涨起来了，滩涂上的水痕连成水网，把小天鹅送去了更宽阔的河岸。

我心里明白，这只小天鹅不是儿时那只。但那又如何呢？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候鸟世世代代从不言弃地北往南归，潮水大费周章地退去重涨，古往今来在闽江河口跟鸟儿和谐相处的人们，都会约定俗成地一次次回到这里。天地自然，始终默默见证着我们与鸟儿的重逢。

西溪观鸟千百度

□ 赵佩蓉

一湾青碧的浅水，滩面微微晃动，推开一圈一圈的涟漪。水葱、慈姑、芡实，蔓延到滩岸。挨着滩岸缓慢游动的水禽，最先获得关注。其一为鹭，毫无遮拦地暴露它的天生丽质。全身披覆鲜艳的羽毛，从前额到头顶到后背，依次实现蓝紫、翠绿、棕红色的衔接。宽大的眉纹是纯粹的白色，颈部稍长的饰羽是亮晶晶的橙红色。多巴胺的色系呈现，瞬间“吸粉”无数。这个锦衣少年，最拉风的做派是在尾部翘起橘红色的饰羽，构成“迷你帆”的造型，一边悠游，一边四顾。另一为鸕，布裙荆钗。灰褐色的体毛，唯一的点缀是前胸和两肋间露出略淡的棕褐色，散布着扁圆形的斑点。

动物界的普遍规律是，雄性动物首先依靠颜值来获得异性的青睐。悬殊的颜值差异，一点也不妨碍一对鸳鸯相亲相爱。它们划动脚蹼，比翼完成一趟漫游之后，爬到非常隐蔽的林下觅食。扒开腐土和落叶，它们吞食蚂蚁、甲虫、蜗牛，把自己养得又肥又壮。“双浮双浴傍苔矶，蓼浦兰皋绣帐帷。”鸳鸯一直喻指忠诚坚贞的爱情，被民间奉为吉祥鸟。

杭州西溪湿地，面积阔大，水源充足。水，向大地奉送湿润，为众生提供物质保障。高大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，丰茂的灌木、芦苇，蚌螺鱼虾等丰富的饵料，共同为鸟类营造了安宁的家园。长腿长喙的涉禽、凫雁潜水的游禽、身手敏捷的攀禽、性情凶戾的猛禽济济一堂。环嘴鸭、野鸭、秧鸡是年深日久的原住民。南飞途中，候鸟会在西溪湿地歇歇脚，像鸳鸯、翠鸟这些过境候鸟耐不住诱惑，会改变主意，就地安营扎寨，成为留鸟。

秋天是观鸟的最好季节。晨昏之际，湿地常常上演百翻翔舞、百鸟齐鸣的嘉年华。它们的天然舞台在莲花滩。莲花滩位于西溪湿地东南角，滩域不大，却是鸟类的集结地。长风从朔方来，碧水浅去大半，荷叶凋敝，褐色的茎秆用粗粝的技法画出意兴阑珊的苍秀之趣。芦苇临水而立，苇

叶随风倒伏，芦花一团一团袅袅起。当你陶醉在“蒹葭苍苍”的闲兴时，会有灵禽以细微的响动引起你的注意。在振翅亭周围，说不定可以邂逅“水凤凰”——水雉呢。

水雉是相当独特的鸟。体形偏大的是雌鸟，熟谙色彩搭配和美学外交。它们将白色的短毛覆于头部、颈部和两翅，偏在翅尖镶上一圈黑色的缙边。雌性水雉抖擻颈后部的金黄色羽毛，泻出明亮的光泽。乌黑的长尾羽曳地拖着，向下弯曲成半个圆弧。雌性水雉酷似女强人，享有绝对的话语权。它们只负责开疆拓土，能同时拥有好多颗心甘情愿追随的异性伴侣。雄性水雉首先输在皮囊上，它们体形偏小，头部大多出现黑斑；更要紧的是输在家庭地位上，它们得负责所有家务，孵蛋喂雏，是标准的温柔“奶爸”。

水雉性情活泼，热爱运动。它们能够张开翅膀，收紧背羽，拉直双腿，沿着水面疾飞。非常细长的脚爪、枯枝一样分叉的脚趾，帮助水雉支撑身体，分散重量，它们因此能在荷叶上、苇秆上轻盈行走。当然，无愧于“凌波仙子”的美誉，水雉最擅长表演的

项目是水上跳跃。粼粼微波之上，它们高高扬起头颅，舒展蓬松的体羽，跳一程，停一会，连续的蹦跳勾画曲折的线条。线条之上是暗铅色的脚趾。不过，水雉机警，倘若发现异常，会将双脚向后伸，头向前伸，迅速地弹射身体，溜之大吉。

“莲滩鹭影”是西溪十景之一，也是莲花滩的精华。晨光里，数千羽白鹭扑扇着翅膀，陆陆续续从树林里飞出来，嘎嘎地叫。声带紧实，微微上扬的阳平音，不见一丝犹豫和含糊，呈现金属摩擦的质地。它们展开狭长的两翼，顺着气流，滑翔在水面，在完成一个流畅的腾空跳跃之后，闪电般俯冲，将铁色的长喙伸向游鱼。成功捕猎之后，它们叼着猎物，蹬直两腿，收缩长颈，掠水而去，瞬间，踪影难觅。暮色中，鹭群从四面八方返回，V形的队伍蔚为壮观。傍晚的鹭群是安静的。它们习惯一脚独立水面，另一脚收缩于腹下，像猛然省事的顽劣少年，突然陷入沉思默想，显出沉稳老练的模样。片刻之后，它们相继直起曲线顺滑的S形颈项，灰蓝色的眼睛直视前方，从容不迫地返回水杉林。薄暮斜阳下，暗红与微黄间

杂的余晖正在消退，滩水含蓄而宁静，几乎没有一丝波纹。它们清丽的倒影，恰到好处地投射在水杉林围成的画框里，惹人生发“飞下数点雪”的联想。

经不住秋风的一再缠绵，水杉树的叶子褪去青葱的羞涩，渐渐过渡到橘红的美丽、焦糖色的稳重，终成油画一般的斑斓。不远处的水渚，乌桕树枝杈横斜，木叶如丹。群鹭栖在树梢，不语不吟，正是“高台聊望清秋色，片水堪留白鹭鸶”的旷远之境。

西溪湿地也有风云突起的时候。毒蛇老鼠都对鸟蛋、幼鸟虎视眈眈。这时候，苍鹭便挺身而出。它们喜欢单枪匹马地巡游。倘若发现天敌，它们会隐身伺察，不声不响地组织一次冲锋，然后迅速出击尖长的利喙，一啄准中。借助双筒望远镜，我看到过苍鹭摆脱纠缠，刺杀水蛇的壮举。

无数个晨昏，只要我走向西溪湿地，就可以观赏飞鸟在野，聆听啁啾啼鸣，我的生命就不会枯寂。优美智慧温暖欢欣，是鸟类赐予的人生“小确幸”；冲突和对抗，是鸟类馈赠的生命启示录。

东太湖的外来客

□ 李希文

秋深了，苏州东太湖热闹起来了。成群结队的冬候鸟从遥远的北方陆续飞来，在湖湾上空盘旋翻飞，形成一波波让人眼花缭乱的“鸟浪”。然后，它们纷纷落到水面或岸边的湿地，开始了悠闲的旅居生活。

东太湖堪称“鸟的天堂”。那里的大片水面、芦苇丛以及林地，为鸟儿们造就了极好的生存和繁衍环境。据说，在东太湖湿地监测到的鸟类有百余种，除了常见的留鸟外，还有相当数量来这里越冬的候鸟。

每年10月，冬候鸟们便开始出现在东太湖。这些外来客以鸻鹬类、鸥类、雁鸭类水鸟水禽为主。数量最多、停留时间较长的，大概要数白骨顶了。

白骨顶的另外一个名字叫骨顶鸡，属秧鸡科游禽。它们黑身子、红眼睛，头上长着白色额甲，看上去像顶着一块白骨。每年秋天，白骨顶就一大群一大群出现在离海岸不远的水域。它们和本地黑水鸡们混杂在一起，在湖波里悠闲地游来荡去，不时潜下水，叼些水草食用。直到次年4月，这支上万之众的越冬大军才陆续离去。

除了白骨顶，数量较多的冬候鸟还有各种野鸭。到东太湖越冬的野鸭有十多种，常见的为红头潜鸭和凤头潜鸭。这两种善于潜水觅食的野鸭常在同一水域活动，或在湖面游来游去，或竖起身子扑扇翅膀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，要不就屁股一撅潜入水中，一会儿又从另一端钻出水面来。

罗纹鸭也是东太湖野鸭队伍中比较庞大的一支。雄性的罗纹鸭颜值比较高，栗色头顶、绿色脸面、布满鳞状斑纹的身子和如一把把小镰刀挂在屁股两侧的三级飞羽，为它们增添了几



分高贵之感。还有翘鼻麻鸭、赤膀鸭、斑嘴鸭、绿翅鸭等不同种类的野鸭，或成群结队，或三三两两，在湖岸不远处觅食嬉戏。

东太湖的候鸟大军里除了雁鸭们，还有红嘴鸥、蒙古银鸥和鸕鹚。太湖中的肥美鱼虾，让来此越冬的鸟儿们有了取之不尽的食物。而在湖畔附近的湿地、农田、藕塘、芡实塘里，鸕鹚类冬候鸟同样生活得快乐无忧。鹬类中颜值最高、长着两条红色细长腿、走起路来颇有几分T台模特范儿的黑翅长脚鹬，头顶细长羽冠，身披暗绿色金属光泽华丽羽毛，如贵妇人般高雅的凤头麦鸡，以及鸕鹚、林鹬、青脚鹬、反嘴鹬、金眶鸬、环颈鸬等各种冬候鸟，在东太湖边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。

有了这些冬候鸟，东太湖的冬天便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。

本版插画 呱咕